

國學叢刊

蘇淵雷編著
正中書局印行

宋平子評傳

宋平子先生遺像



SAT349/01



FUDAN JPZ0000018090B 复旦图书馆

宋平子先生評傳序

許壽裳

蘇君淵雷撰先師宋平子先生評傳既成，徵序於余，蓋以余昔曾受業，常有以知先師之一體也。先師一代大哲，閱識孤懷，並世罕見其匹，而抱德不揚，惻惻以終，身後三十餘年，遺書未出遂不爲世人所知。梁啓超之稱頌先師曰：「東甌布衣識絕倫，梨洲以後一天民」。迨其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，竟無一字及之。蔡元培先生之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，於先師著作，僅述六齋卑議。（此書單行本，後收入敬鄉樓叢書）。錢穆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，僅於附表載先師生年，舉未揚扞，惟章師炳麟之檢論及文錄中，略及先師學行。余以求學，嘗欲爲先師作傳，而南北流離，因循未果，師門絕學，紹述無時，滋自媿也。今蘇君獨能「發憤著書，傳先生之生平，闡大同之弘旨，復還其遺文，次爲一集，藉旌前修之志，而興後起之思」。表揚先覺，持論闡通，可謂先得我心者矣。

先師之學，以仁愛爲基，以大同爲極。少年刻苦讀書，日以心身古今緣字六字自課。「本末兼到，內外夾持」。一生功力，造端於此。民元前，十一年（一九〇一）夏，掌教杭州求是書院，余幸得親炙，雖爲時僅四月，而獲益之大，受知之深，畢生不能忘也。先師魁碩，貌古樸，多須髯，兩目幽鬱若失精。望而知爲悲憫善感之人。其教法重個性，主自

由，「取法象山，限規不立，經史子集，擇從其一，循循善誘之功，非庸師所能企及。猶憶首次作文，題曰「言志」。余年謂志在教，最重新文明，推尊孔教。文辭幼稚，自不值一噓，不意其中有「二千年之專制，痛哉百劫，廿世紀之風潮，亦未可知」等語，先師乃施以密圈，大為獎許。又憶札記第一條讀天演論樂變篇，略言物競天擇之理，即中庸「裁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」之意。先師細字長評，稱有心特，並舉以示人。小子受此鼓舞，於是感激涕零，益自奮發，生平粗知學問，皆由此始也。

先師住院，有樓兩間，前為書室，後為臥房。晚養病，余輒與二三同學，登樓請益，每見先師書案小硯以外，空無一物，頗以為異。最稱所談，惟國運結，及相與語久，社會政治，無所不談。余竊先師實一偉大革命之學者也。時以東洋周諮，語有分寸，不肯明斥滿清。然其雄辯之口，滔滔不絕，力舉專制政治之非，士大夫之如何無恥，社會之如何黑暗，民生之如何疾苦，變勢之如何陵夷，提發事實，皆所未聞，鑒形極相，俾同目覩。故雖不昌言革命，而使人即悟革命之不容一日緩也。一夕，時已深秋，見先師猶御單衣，乘閒問之，先師曰：「懶開衣篋耳，非有它也。我目勤，耳勤，口勤，腦勤。目勤故好博覽，耳勤故好多聞，口勤故好深論，腦勤故好深思。惟手懶也，故不繕書。閑處不過一舉手之勞，猶嫌煩也」。於是出小冊子，分贈同學，皆時著大書單讀也。歸而熟讀，知是書成於民元前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一），分四篇六十餘章，措詞極力，信理一貫。自序言「新病

不及本，擬方多鑿亂」，意固謂別有「大同政見」之高議，「成諸石室」也。在先師以爲卑之又卑，而世人猶以爲太高，能動爲矣。其後有云：

「……所至輒從師友，假歸部籍，及近得白入書，其間則設筵，以爲遊學。又所至輒從居者行，若隱者名者，官者幕者，兵者商者，工者耕者，皆與之偕。儉者，澹者，相者卜者，主者僕者，歌者哭者，訪求其所以爲，一以爲之。風，奢儉，錢幣絀盈，販運暢滯，製造窳精，形勝遷存，水利廢興，田，荒闢，戶口衰盛，稻麥豆芋，茶果藥蔬，棉桑麻葛，松杉竹蘆，雜木煙草，油酒鹽草，牛羊雞豕，瓦石金珠，大小百物，凡民所須，都邑必懷，賢卿大夫，貢冠縹衣，劍客文儒，淑女貞婦，禽鳥獸姑，劫竊里殘，優娼博徒，賦役稅徭，浮勒追呼，傾囊爲虛，嫁母棄孥，鬻獄蔽罪，刑良承誣，筋骨壞折，血肉模糊，輕則軍流，管杖枷杻，重則斬絞，淫掠焚屠，節壽規上，冰炭敬都；既博學究問，慎思明辨，昏乎若迷，昭乎若覺，乃作而歎曰：『悲哉！儒術之亡，極於宋元之際，神州之禍，極於宋元之際。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，一日尙熾，則孔孟忠恕仁誼之教，一日尙阻』。」

久之，等里議四籍，六十四章。宋恕之友見之，謂宋恕曰：「吾夫子卑，何猶高之甚也？」恕曰：「嘻！更卑於此，吾弗能也；非弗能也，誠弗忍也。夫彼陽儒陰法者流，寧不自知其說之殃民哉！然而苟且圖富貴，不恤以筆舌驅其同類於死地，千萬

億兆乃至恆河沙數者，其惻隱絕也……」。

先師革命之教如此！嘗以治學途徑，先取博大，惟博大然後能致精深。勉以重邏輯，尊哲學，溝通文理，斥宋學之空疏，摺漢學之繁瑣，學惟求是，無論新舊。其識解精銳，將并千年來腐蠹之餘，一舉而廓清之，更何有於滿清。時章師炳麟著廬書，排清室，先師與章師交最稔，嘗稱說章師之名，又曰：「枚叔文章，天下第一」。此非暗示余輩以廬書乎？余之後日居東請業於章師，實由先師啓之。其感我最深者，一夕獨侍書室，師縱論時事，忽涉及故國之痛，於明末遺民之忠義，清初文字獄之慘酷，尤三致意焉。其引據浩博而不可窮，其詞理充實而不已。深談五小時，不覺夜已過半，含淚告退，祇見先師容益莊，情益苦，時萬籟寂然，中庭霜月，皚皚如雪。此情此景，訖今四十年，歷歷猶在目前，每一追思，曷禁涕泗之橫集也！

是年十月，勞乃宣先生來長院，辭聘先師，先師未肯遽受，與約先開講堂，吐宗旨，視離合爲去留。勞吏部不願，即日辭席。先師出處之不苟如此！別後贈詩八章如下：

「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」

光緒辛丑仲夏，應杭州求是書院延，教授高才生十餘人，孟冬辭席，諸子留不可。季冬病溫寓所，六旬不能起，諸生頻來候，婉感厚意。今病瘥將如皖，作詩八章留別，約素旨，申忠告，末兩章則專舉吾浙先哲以切勉焉。

幾緡深知世所迂，來杭一半爲西湖。何期諸子不相鄙，乃許先生能舉隅。夜夜共譚心物理，朝朝同對質文書。菊殘桐盡拂衣去，別意王吳未易圖。

六旬危。幸能瘡，落盡孤山處士花。更惜綠溪負林約，未忘臨鏡問年華。大官落唾生珠玉，名士伸眉說國家。私議是非吾豈敢，但愁不見赤城霞！

黃顓顏王麟隱野，唐包馮郭鶴鳴皋。遺民僻集猶多卓，皇代諸宗各有豪。論史莫如章氏美，談經最是戴君高。勿徒驕語毗陵派，千里平原自畫濠！

偉哉東海征夷府！鼓舞衣冠讀孔書。原字辨名幾觀箸，伊藤物部兩鴻儒。良知宗自中江唱，論語注誰照井如？和采端須甘自受，休隨耆老說蓬壺。

竺乾論理宗因喻，希臘三言竟異同。宋後應禪亡歐學，歐西切譚振華風。大師寧可扶桑覓，靈境嗟伊禹域通。石棧重連定何日，勉哉先後五丁功！

儒佛同聲苦勸仁，衆生受惠數千春。區中久躋實權教，海外猶餘鳴樹倫。半譯藏編有西族，別科京校是東鄰。文明果出慈悲種，太息時流誤認新。

曠世超奇出上虞，論衡精處古今無。六經樸學陳君舉，三代良臣陸敬輿。同甫意將吞北土，水心文信冠南都。張楊派子姚江巨，浙境從來足壯夫。

未除豪氣憐河右，別有深仁仰謝山。爾雅能繼樊雫，春秋能殆亞嚴顏。子高絕學知尤少，壬叔奇功立孔觀。莫逐盲聾谷先哲，哲人誰不一生閒！

此八章詩，皆有自注，原爲木刻薄本，敬鄉樓藏書所收之。原本皆貴林以滿洲文題署，因先師大病初癒，移寓於旗營貴林處也。此事章師在瑞，孫先生傷寒中亦曾述及：「……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，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偉而畏禍，以此自諱，非有媚制及用世意。該言微中，亦粵粵見鋒刃，世無知平子者，遂令朱張陽狂，示親昵於粵，冀脫禍難，雖少慙，要之世人負平子深矣！」……今讀其詩，首兩章敘事實情，親切有味。後六章則示爲學宗旨，博大精深。其時康有爲方拾常州令文學之緒餘，倡言改制，海內風靡，先師不以爲然，戒同學勿墨守師說，勿獨尊一經或一傳，第二章之一句「後學詭譎派，千里平原自畫滾」，即指此也。先師最重讀學，一字之加，出自謹慎，故其讀詩，皆精不可易。卽如末章首聯「未除豪氣憐河右，別有深情仰謝山」，以「豪氣」之對「深情」，晚而不終，故用「一憐」字。以全祖望之故國情深，文章忠義，故用「一仰」字。文理縝密，可見一斑。

先師原名存禮，改名曰恕，又改曰衡，字曰平子，其悲憤之情，不待言說，已見之於名字。讀其文，常若哀雁唳猿，聲振江峽。例如哀中原文化之落後也，則答問中原人荒議，以冀「中原一關至於江表，江表一關至於海外」。數語之中，悲憤之不分也，「答國粹論，以明真粹真樣，必須『解決於衆』」。問中原人荒議未公於世，不得說，或自序曾載經世報，爲余當年所最愛讀之文也。茲錄其一節如下：

「莊生曰：『哀莫大於心死』；宋恕曰：『悲莫大於人荒』。心死之悲，流血千

齡而不稍動側；人荒之極，縱橫萬里而不得一士。今江淮以南，雖亦人荒，然老師鴻儒，授受不絕，詰經攷史，盛業時聞。荒哉！荒哉！猶未極也。

若夫江淮以北，河洛汾濟之間，悠悠中原，古聖所宅，詩書禮樂之所自覩，儒墨諸教之所自興，昔人所謂華夏之區與蠻夷殊者也，而今何如哉！齊趙韓梁，四顧茫茫，東盡燕履，西窮秦鄉，積萑春慘，飛塵晝黃，中原庶賤，無力農商，十九業盜，循厥故常，天荆地棘，行旅斷腸，須臾不戒，以我益糧。噫！吁！嘻！溝瀆久廢，汙萊彌望，政猛於虎，吏殘於狼，彼民救死不暇，奚暇講仁誼而藝文章哉？是以嵩岱恆華左右之民，求其粗知八股，略辨四聲，已如將霜之蟬，餘秋之螢；又安得所謂尹說之倫，華夏之英？登高懷古，黯然傷神，誰使人荒至此極者，豈山川之氣盡，抑漢唐之制治歟？……

國粹論成於晚歲，爲文平易。其開首即云：

「於論理學，凡名詞有反對，有反對。國粹哉，國粹哉，於文粹與糖爲反對，是故宋衡政覩立其反對之名詞，爲國糖矣。粹之界說，以有益於其社會者爲斷；糖之界說，以有損於其社會者爲斷」。

其後將粹糖二詞，加以分析，略謂「國粹之上有種粹，有人粹；國粹之下有族粹，有省、道、府、廳、州、縣乃至一城、一鄉之粹，非可漫然概目爲國粹者。苟以人粹種粹爲國粹

焉，則於論理學爲犯以廣爲狹之病；反之，以族粹爲國粹焉，則於論理學爲犯以狹爲廣之病矣」。又云：

認粹宜然，認穠亦宜然。故如但舉抑女之一名詞，則非國粹，非種穠，乃人穠也。何也？以今諸色種人皆尙抑女故，所異者抑有重輕耳。若舉抑女而及於令女纏足之一名詞，則非人穠，非種穠，且非國粹，乃族穠耳。何也？以我大清帝國中六族，有此穠者獨漢之一族耳。豈可妄指爲國粹，以充滿蒙回苗藏五族哉？然但曰令女纏足者，爲我大清帝國中漢族之族穠，則於論理學猶犯有宇宙無宇宙之病；（宇宙界之名詞，爲光緒二十一年宋衡著宋氏論理學時所擬立），必於「漢族」二字下「之族穠」三字上，增「宋代後」三字，乃爲宇宙皆穠，而不鄙於論理學家矣。蓋漢族中令女纏足之一穠，爲宋代後所獨有者也。豈可不立宇宙，而但曰族穠，以冤宋代前之漢族哉？烏呼！先師之言深矣，切矣！今之自命衛道，主張復古者，動曰保粹保穠，何嘗能明粹穠之有別？其於粹之尙存與否，穠之盡棄與否，更茫然也。甚至以穠爲粹，奉爲玉食，蔽塞人之聰明，替亂人之思想，此先師所爲高目於九京者也。夫米穠之中固含有少量之生命素；然必待專門家之化驗提鍊，始可服用。斷不能以穠爲飯，爲青年之常食，使之構項黃馘，未老先死也。善夫蘇君之言曰：「今日神州多難之秋，國危南渡之際，尙有提倡復古，興民聰明……行見雄關獨峙之學，重繼世範，而孔門大同之教，終於東開矣」。切中

時弊，何其言之沈痛！

自民元前十年春，奉先師贈詩，余卽束裝東渡，留學日本。翌年春，先師薨止，因得從游於大阪東京者數日，見其言談如昔，而睽懷故國，傷感益多。民元前一年，余返國，知先師已歸里門，方欲浮海東謁，而翌春遽聞夢奠矣。嗚呼！焉知曩昔之侍教東瀛，遂爲末命也。今忽忽四十年，學無成就，愧負本師。僅就譬效所承，追記如是，聊用自警，并以代序云爾。

三十年二月十八日

敘

晚清之世，浙東有宋先生平子者，志存康濟，學究天人，壯歲游四海，遍交名士，相與上下其議論，剛稜四注，當者披靡；而遭時多屯，學不得行，窮愁著書，悵鬱以終，迄今垂三十年矣。

文字飄零，廣陵散絕；今世多不能讀其書，能其名氏亦不知。史家秉筆，往往漏舉，就中除蔡子民氏在所著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書中偶涉一筆外；餘自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，蔣維喬中國近三百年哲學思想史，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以下，皆不之及。遂使此一餘年前之偉大的啓蒙運動者及文明批評家，不復爲世人所知所重。

余生也晚，未獲親炙，東髮受學，卽聞人言：先生嘗年赴宴，席間有以「冬荀炒羊肉」屬對者，先生應聲曰：「春風送馬蹄」。吐氣如虹，神爲之王。嗣後稍讀其遺書，心益嚮往，恨不得窺其全；比厄亢龍，中更憂患，益覺先生疏通知遠，童識過人，而同情洋溢，血淚俱迸，爲尤感人深也。私謂先生膺世之功，啓蒙之力，不在並世康梁嚴章諸子下；而其排陽儒陰法之學，斥似是而非之論，判神州長夜之獄，申孔門大同之旨；兼綜新舊，兩屏漢宋，論分高卑，一本治平，有非餘子所可幾及也。願以狷潔自好，中立洛蜀，晚歲陽

狂，世多不諒；時輪一轉，遂淡人記憶矣。

今共和建立，思想解放，人人知談民主政治，社會主義矣；有知數十年前對此諸說大聲疾呼，一唱三嘆者乎？今婦女天足，婚姻自由，人人知平等平權爲天經地義矣；有知數十年前倡女學主不纏足者乎？今人習知摺擊封建思想，破除舊禮教，有知數十年前痛詆洛閩之偽教，闡揚黃顏之絕學者乎？數典忘祖，鍾以缶惑，此瘋狂之年（The Year of Mad）一八四八年之德國革命（黑智兒之所以被諺爲「死狗」(Dead Dog)；五四以來康長素之所以被譏爲「頑固」；而先生所以生前寂寞，歿世不稱者歟？

余猥以明時，自傷偃蹇；讀先生遺文，益悲其不遇。比量身世，頗有同者，雖問學遠遜，而志行不異；地獄莊嚴，抱爲同之絕想；生民苦樂，詎饑溺之忘懷？奈躬國兩屯，心力交悴，樓臺未現，險象環生。豈歷史之誤會，抑世界之未濟？撫膺自問，所當共嘆者矣。

於是發憤著書，傳先生之生平，闡大同之弘旨。唐虞世遠，聊寄我懷；靈犀一點，脈脈相通。世有聞風興起者乎？則先生遺書猶在，不難覆按也；乃選其遺文，次爲一集，藉旌前脩之志，而興後起之思；論世知人，俾史家有所取資。至其志學文章，詳余所撰評傳，此不贅已。

二六年五月十日鄉後學蘇淵雷謹記

目次

一支那有一士……………一

二 宋平子之生平……………四

少年時代……………四

壯遊時代……………一二

晚退時代……………三一

三 宋平子之思想……………三九

(一)學風……………三九

懷疑……………三九

批判……………四〇

綜合……………四一

理想……………四二

(二)論學……………四四

六字課……………四四

申孔門大同之旨……………四八

排陽儒陰法之學……………五二

倡經世實用之學……………五六

通新舊內外之學……………五九

(三)論政……………六八

四時朔……………六九

三始之說……………七五

設議院……………七五

更官制……………七六

支那有一士

「支那有一士，跋涉居越東。抗志希儒素，篤性秉淵冲；意曠九州外，神遊三代中。如傷倦心目，無告哀殘癯；一夫苟不獲，羣疾在厥躬。陳詞就重華，問道訪堯峒；著書累萬言，吾道夫終窮。哲人不偶世，至論無污隆；豈惟躋小康，將以發大同。挾策獻太平，疇能識王通？抱玉貴善藏，沾國俟良工。感子他山意，錯石資磨礱；已矣吾何悲，矯首咨鴻濛。」（吳君遂：贈宋平子）。

「平子疏通知遠，學兼內外，治經與嘉實積經。……麻衣垢面，五六月著繻襪。疾趣世之士如仇讎，外恭謹，恂恂如鄙人；考者多舉平子爲笑，平子無懼色。及與人言學術，剛峻四注，談者皆披靡。……平子雖周謹，胸內鑿深，與人言輒妄皇帝聖明；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。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禍，以此自蓋，非有媚胡及用心意。談言微中，亦粲粲見錄刃。世無知平子者，遂令朱張陽秋示親昵子寤夷，竟脫禍難；雖少謫，要之世不負平子深矣。」（章炳麟：現安孫先生傳辭）

平陽宋平子先生之死，迄今垂三十年矣。時輪所轉，歷史無情；此三十年中，多少風雲人物，文章功業，彪炳一世者，曾幾何時，皆在時代之輾轉下，宛轉以去。推陳出新，得時爲大，世界無窮，人生有盡，斯固然矣。然與先生並世，若瞿復生康長素梁任公章太